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洪武謨

李丞相善長定遠人微時頗讀書弗深解然有大略多智計　上行狥滁陽善長服儒衣冠謁道旁見上天表則大喜曰有天有日矣　上亦以爲善長長者也禮敬之語竟日意合　上大喜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畫饋餉甚見親倚　上從容語善長曰今羣雄㓨爭非有智者莫與謀吾觀羣雄中

持案牘謀士多毀惡將士以故將士弗得效其力而敗事多矣卽持案牘者能獨存乎君宜鑒其失務恊諸將成功名也　上總兵和陽謀斷出諸將右諸將頗忌　上善長曲調護而安　上發采石謀渡江善長卽草戒戢將士榜以從入太平榜之通衢城中肅然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爲帥府都事丙申從克建康籍軍民五十萬奉　上爲吳國公善長爲行中書省叅議轉軍食戊戌　上征婺州善長留守建康辛丑議立茶鹽法進叅知政事癸卯　上援南昌征武昌皆留守甲辰奉　上

爲吳王陞右相國乙巳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廣魚課歲得穀百萬以佐軍李濟據濠梁善長以書招濟濟降吳元年率羣臣勸進不許論平吳功封宣國公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令議取中原福建廣東歲十有二月率百官勸進明年戊申正月　上卽皇帝位進少師定郊社宗廟儀　上幸汴善長居守　駕還上六部官制定朝賀東宮儀二年上諸神祠祭禮及翰林官制奉詔監修元史編祖訓議賞平中原功三年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制存恤祿養　國初都先鋒

十大元帥府諸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
議禁淫祀　上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
無汗馬功然給軍食預謨議功甚大封韓國公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食祿四千
石功第一券文比漢蕭何四年春致仕賜臨濠地
墳佃戶命董建臨濠宮殿七年徙江南民四十萬
實臨濠墾田命總田事南安侯監田作弗力又申
勅蓋留鳳陽者數年子祺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爲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八年丞相廣洋御史大
夫寧有糾劾詔勿問十三年相惟庸獄辭連及吏

請逮詔勿問酋長懼奏還儀戶命仍給尋召理御史臺事議征漠北雲南上文官封贈蔭敘制十七年河南水命駙馬都尉往賑恤二十有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勳臣列第一未幾坐罪詔勿問會星變占爲大臣災御史劾請逮以暴卒年七十有七臨安公主從江浦祺二子長芳留守中衛指揮茂鎮撫旗手衛指揮僉事芳子五人長恒停襲恒生城瑾城生宣宣生鑾初　上之始渡江也問酋長曰今四方戰鬭方始天下將安所定乎酋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不五載而成帝業則豁達大度

知人善任使又不嗜殺人故也今元亂烈矣羣雄蝟奮土崩瓦解主濠產距豐沛不遠於高帝受山川王氣正同倘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因與上評騭取天下才畧之士推宋濂劉基本佐　上定天下成一統之盛善長之力也

誠意伯劉公基字伯温浙青田人也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問理學於金華鄭生精天文兵法勝國時舉進士學士揭傒斯見而器之曰此魏徵流匹而英特過之此濟時器也授高安丞江西行省辟掾史議不合去受天文兵法於耆老鄧祥甫隱居

力學方國珍反海上浙省憲辟行省都事基議方氏首唱亂宜勦不宜撫行省撫國珍授官而劾基擅威福以信之基恚甚欲自裁門人曰今是非方淆先生即自經溝瀆豈有白哉且太夫人在安得死共抱持得不死覊管紹興已而方氏益橫行省悔上基軍功以爲行樞客院經歷奏授處州總管府判基棄去入山著郁離子十篇客有說之者曰今天下擾擾豪傑並起以公才起據金華定括倉而有之即吳越可折簡定也因畫江爲守此亦勾踐之業也先生獨無意乎舍此不爲獨悠悠欲安

歸基笑曰吾平生忿國珍士誠輩所爲柰何效之且天命行有屬子姑待之謝客去追王師下括蒼公指天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孫炎以上命來聘遂間道從炎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喜恨相見晚謂人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時陳友諒據土最强大旣破太平自帝以舟師東下犯建康獻計者或請以城降或曰鍾山有王氣宜出棲鍾山或曰背城借一而戰即不勝走未晚也基獨張目視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之基奮曰獨先斬主降及議奔鍾山者賊乃可破耳 上曰

先生計安出日卽聽基畫獨傾府庫開至誠結士
而設奇以制勝此用弱爲強時也且天道後舉者
固勝　上大喜用基畫攻友諒破之龍江事具
帝紀中諸乘暑雨風而殲敵皆基本謀也已　上
征僞漢圍安慶攻不克基請乘虛擣江州傾其巢
上從之遂悉舟師西上風駛行迅距江州五里邏徼
卒望見走入白友諒始知之乃大驚失措挈妻子
宵遁而我師克江州初小明王韓林兒者有汴梁
據尊號滁陽王素奉之至是走建康歲元日中書
省設幄坐將奉小明王以朝基大怒罵曰何爲乎

奉牧監者徑出不顧　上召入問之基力陳天命
所在今推奉後復難推移且逆天　上感悟因與
謀定天下之畫僞楚洪都將胡廷美遣子來約降
且請要束若干事上有難色基蹋　上所坐胡床
乃許之遂降洪都　上遣將畧地命基授方畧基
出逕紙授之令夜半出伏曰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即伏頃之有黑雲起是賊氣也慎毋動日中後
黑雲漸薄而青雲旋合此賊歸即啣枚躡擊之賊
可殲衆初駭莫信也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
起已又見黑雲乃大驚以爲神如基指遮擊竟成

功而還尋以毋喪歸　上遣官護行弔賻甚厚會
苗軍反金華括蒼衢州卒欲黜城應之衢守將大
懼聞基至喜逆入城一夕而定因爲書諭金處諸
下邑令固守毋動方國珍素憚基聞基還致書幣
禮問具以聞　上令與通問基因宣示　上威德
而國珍遂納土及服闋召旋京決征陳友諒之策
殲之湖語具帝紀中方大將軍取吳拓中原時
上時時召基入造膝語或晡至其所屛人語語移
時乃去所與　上定策決攻取甚夥然秘莫得聞
已爲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上戊申大統曆會日

中有黒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越國炮發州熒惑守心　上頗欲太刑誅以厭之內廷懼人不自保且洶洶基密說　上宜罪已回天意明日上臨朝自引咎諭羣臣羣臣始安後大旱基爲上言此刑獄濫所致　上命基卽訊多平反天應時雨諸廣　上德類如此參知政事張昶使人上書頌功德而自勸　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問基基質責之曰是欲爲趙高者所爲昶大恨陰結基屬官齊翼岩者伺基陰事頌傾之未發而昶誅及司天臺災翼岩上基所言天文事多隱謬不知凡

所言固基所密聞　上及　上所使爲言者也

上怒窮治得所與昶交通狀翼岩誅吳元年拜御史中丞命議律　上幸鳳陽命居守先是基爲上言宋元寬縱日久當使朝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至是督察內外有犯悉寘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當死相善長素愛彬祈緩獄不聽奏上彬竟處死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得歸青田且辭謂　上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建都王保保雖殘破然未易輕也已而定西果失利王保保走沙漠　上追

憶基言會行功臣封　上手書叙基勳伐及曩同
患難趣赴京受封基至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
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久之　上以
事督過李丞相基爲申救　上曰是數欲害公公
乃爲之地耶公忠勳自足任此吾志決矣頓首而
對曰是如易柱非大木不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
敗天下至大宜求大才可勝任者非臣駑能任
上怒乃解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授開國
翊運守正文臣護軍　上嘗召卜相問楊憲基與

憲善厚顧以爲不可　上惟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臣未知其可也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已又問胡惟庸基曰此小犢用之將壞轅破犂矣　上喟然曰吾知相無踰於先生基皇恐謝曰臣疾惡太深又不能繁劇敢不自知任之且孤　大恩夫天下何患無才顧　明主悉心以求今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於是三人者皆恨基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荅甚具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

少濟之以寬書奏　命宣付史舘或有言殺運尚
三十年未除者基慨然曰無以爲也使我任政掃
敝俗一二年而寬政可復此其言關運會國脉者
尤深巳　上卒相憲廣洋皆敗斥乃獨相惟庸基
大慼曰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因請老歸田初基
以甌括間有隙地僻絶巖險曰談洋抵福建界曰
三魁元末民頁販私鹽每出入其間方國珍因挾
與爲亂今遺俗未革宜設廵檢司以靖之又言郡
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於是相惟庸因構

基以談洋䝕山面海有王氣欲求爲墓地弗與乃
陽立司以快恨下刑部議刑尚書吳雲言基有異
啚罪死　上不報獨移書諭基曰君子交絶不出
惡聲今念卿功僅奪祿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
闕謝乞自留京師以待察已有疾胡丞相以醫來
問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以白上　上不
之省也疾增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有五其薨時
錫素所習占候書置櫝中弁手所撰遺表付子璟
曰我欲奉遺表上今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
行且敗敗　上必思我言當爲我奏之又明年惟

庸敗　上思基言中悔無遺表又欲得基所習天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之璉於寢室中奉櫝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　上見表與書皆基手所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猛如循環今宜修德弛刑以祈永天命諸形勝要害地宜措注令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功監丞及惟庸以逆誅　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不死矣已璉卒召璟襲璟讓兄子廌廌嗣封基剛毅慷慨有大節以謨議為　上腹心自以為不世遇展裏蘊畢言遇急

難勇氣奮發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也　上天[illegible]
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
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於色　上
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審爲申
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
自著見也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未嘗少
有假借居鄉守禮尚儉多陰德詩名世逼漢晉爲
當代宗靖難初奪爵景泰中錄元功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襲天順二年勅建祠祀弘治中錄後授
處州衛指揮正德中賜誥贈太師謚文成嘉靖中

諫臣言方　高皇帝創造時諸佐命金執宣翼而
誠意伯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諭功
至光美而身沒世隕傳聞疑謬辱在塗泥昔武王
興滅繼絶而天下歸心成季忠勳無後無以勸善
臣等愚謂基宜侑享　太廟九世孫指揮使瑜宜
嗣伯爵封敢冒死陳聞制曰可祀基太廟廡中瑜
嗣誠意伯歲祿七百石與世券卒令嗣伯世延
宋學士濂字景濂浙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爲
詩歌傳學多通少長從當世諸名公游文大起而
益邃於諸經綜古聖賢之學勝國時以薦召爲翰

林國子編修辭不往會世亂益韜閟冠黃冠入小龍門山著書庚子　高祖定金陵遣使以書幣禮徵至首勸　上以不嗜殺人甚見尊重除江南儒學提舉入授　皇太子經濂誠明純恪至綱常大義必剴切再三陳導之不倦　上甚嘉焉明年改起居注侍左右諸裨益弘多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而遣　太子致贈有加禮旣抵家箋謝　上書奉　太子勉以仁孝勤敬戒驕怠進脩德業副元良之望　上覽畢喜召　太子諭以書意立賜濂書曰曩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法言

變俗語訓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孝所行者節儉是德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親見之復以文綺衍晉巳而丁父尚書公憂服闋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史局中發凡舉例揭綱領綜之授同列同列咸仰成焉三年遷國子司業時國子多大臣子弟濂莊蒞動禮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數揚闡與諄諄忠孝仁義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翁子會上孔子廟議忤旨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擢 太子贊善 上嘗問所宜讀者書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 上覽而悅之

大書揭兩廡壁間陛侍講學士命輯歷代姦臣事
爲辨姦錄成分賜　太子諸王命序　祖訓命纂
修大明日曆當創造時自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
祀以及朝會慶宴禮樂律曆之制下至四夷貢宴
賚賞之節咸無從稽質而勳舊名卿良大夫所爲
焯德懼功之文不具　上一以命濂論次紀譔咸
煥然可述聳一代典禮文章於漢唐之上　太子
寬大仁明天下咸愛戴濂翊導之功爲多　上嘗
召講春秋濂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主忠恕先自治
遵誠明以賞罰則賞罰中而天下可定也　上嘗

論黃石公三畧意善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畢具願　陛下特留意其中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對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誠少屏諸欲惡則心淸而身泰矣　上御西廡大臣侍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析濂講訖言漢武慕神仙征伐四夷民力耗竭巳乃重刑罰以震服之天下幾亂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即邪說不能惑與學教民則禍亂不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悅曰朕上畏天命下畏兆民常恐叢念何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　陛下此心即古先

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願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室問三代曆數修短封疆廣狹之數濂具以對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義其守也亦以仁義故歷年多非後世所及一主於格心濂忠誠愼慤久而彌篤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欺蔽卽家事有問無隱曰君猶父也天也可欺耶　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質對　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艮信置溫樹二字於居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指示終無所言嘗命叅大

政對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待罪禁林厚
幸不願當事任也嘗召問廷臣臧否濂第稱其善
者置其不善者 上詰之對曰臣慕其善者與爲
友故知之它鮮交故不知也終無所毀時有上萬
言䟽論時政者 上怒其迂衍問羣臣阿意者摘
䟽中語巧詆之濂曰彼應詔上䟽本效忠卽無取
幸 上寛貸 上復覽䟽顧中有足采乃罵阿意
者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乎微景濂幾誤罪
言者矣濂應制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命詠
鷹令七歩成卽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忻然曰

卿可謂隨事納忠矣　上嘗觴濂酒濂舉觴前跽
請曰臣年邁臣不勝桮酌恩衍愆儀罪死幸　上寬
上强之飲飲盡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大歡笑親
御翰墨作醉學士歌一章以賜命羣臣繼作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親調手
注卮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已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諸皆異恩居久之請老比得贈父尚書祖太常
少卿親製誥文已眷念不欲令速發留朝夕者累
月而後遣濵行賜文綺鈔及　御製文集因問卿
今年幾何矣濂對曰六十有八矣　上曰藏此綺

侯三十二歲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且辭 上
惻然久之曰卿中歲必入朝冀得見也已對侍臣言
太上爲聖次爲賢次爲君子景濂事朕 九年語
可覆無僞未嘗一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一節
可謂君子矣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人明年秋入
朝 上念之廷問者數矣比至大喜詔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太子諸王至百官皆懽動
顏色寺人衛卒見濂至亦皆以手加額願宋先生
留廣 上德也自是日侍 上游履觀闕盤旋禁
籞造膝侍食安乃退歲暮乃得請歸蓋眷厚如此

劉濂傳　太子之日久　太子一言動必以禮匡諷諭諸道而色温氣和津津然入于心讀書至政化大端及前代興亡之故未嘗不懇曲開曉也傳人情物理闡明其義　太子每歛容嘉納與人言無面背曰師父云十三年冬孫慎坐黨逆論死濂罪不測　太子力營救不得乃痛抑赴金水橋自沈　上聞　太子沈大傷痛呼内侍速救卽不救若屬且盡死及出　上且喜且怒罵兒痴何至此太子泣曰師當刑兒何忍不死會　皇后諫語苦甚乃安置茂州行坐不脫桎梏至夔州卒濂於學無

不窺睨究心於性命之極視外物往來泊如不相干嘗曰古人之學欲心正身修而見諸行事令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無謂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內誠外恕謙謙若不足三尺童子造拜必荅權有力者非其人即置金滿槖一字不苟予也好接引來學遠方至者授館飲食之士大夫相與言當世有德者必歸濂而天下無識不識咸推濂以爲先生長者也或勸爲子孫計濂曰富貴豈一家物哉我所以遺之也歸青蘿山闢一室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而名聞四夷高句麗安南使者至必問

濂安否購其文章以去正德中謚文憲濂有孫曰懌奉母孝力學攻書建文中召入翰林爲侍書

論曰當勝國之季天下學士多奔走失業惟宋學士與誠意伯數公習古學不廢宋黷約山澤劉馳驅州縣至淺鮮矣　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羣策畢輳然幄帷中安危成敗呼吸之斷非誠意莫任而學士以德行文章潤色鴻業爲　明儒冠非淵蟄蠖屈詎能有伸哉韓公起草萊事　主佐成帝業部符爲元功子尚主稱肺腑屬乃不免於讒況踈遠乎故功名人之所難言也

永樂謨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喆湖廣湘陰人也幼端厚如鉅人喜怒不形毋夫人守節長教之力貧孝養爲里人敬信里少年有被酒侮詈之者里人共斥之曰汝猶不知里中有君子人耶里有物憑人言禍福頗效原吉至寂不言他日復言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領鄉薦授戶部主事部尚書郁新竒之與共政會劾諸司怠事者觸　上怒問誰從教汝執奏者新恐免冠謝業得解有劉郎中者忌原吉欲中之乃奏言果人教尚書　上更召問爲誰

對曰堂後書筭生實教臣臣愚過聽罪萬死　上

下書筭生獄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言事本

原吉教尚書　上怒曰我聞原吉能佐尚書事原

吉才汝顧欲罔之耶於是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

市建文時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廵福建考吏

治訪民隱尋移鎮蘄州永樂初轉左或言建文中

用事人不宜任　上曰原吉忠於　父皇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元年吳浙大

水遣原吉行視水即賜吳中水利集俾考觀原吉

至浙詢故老考水之源委利害甚具具奏上語具

漕河事中夜夫十餘萬並作躬親撫薦之晝夜布衣徒步行經晝盛暑著爲却蓋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獨張蓋爲乎於是諸濬治畢底績水東入海不爲患農田大利又奏發粟三十萬石給牛具種子以賑饑姚廣孝自浙西還　上首問治水水何若廣孝具上其狀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時師旋方息大官空無蓄積靖難功賞方行封建親藩置武衛添設百司召天下儒生編摩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伐安南遣内官造大艦航海通西南夷營北都宮殿費皆以巨萬億計咸仰給

於戶曹原吉平賦役決冗食均出入以愛人節用
爲本轉移節縮財沛乎有餘而天下宴然七年
上行廵北京原吉從命兼掌行在吏禮兵及都察
院事八年　上北征命盡總行在九卿事輔　太
孫居守諭之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北都庶司草
創原吉旦入朝造　太孫扆前決機務退至政事
堂部郎從官臺御史抱案牘環立請事原吉不動
聲色口應手判北奏行在南啓監國皆立辦京師
肅然　上還賜宴有加禮諭羣臣曰原吉輔　皇
孫居攝今周公也尋扈還京命侍　皇太孫周行

鄉落觀民問民所疾苦取虀黍以進曰願 殿下
味此知民艱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常居 上
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南還十五年從幸北京十
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世孫于南京十九年
三殿災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乞蠲逋負罷弛
採辦銀恤流亡以回天意時言官應詔交章論營
北都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撲殺儀曰嚄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熟議數月然後行豈罔我
哉今何籍籍也言官遂劾諸大臣迷謬誤國 上
跪言官大臣于午門難遷都利害令內侍出宣問

議云何諸大臣啐啐詆言官不知國大計原吉叩
首謝曰給事中御史當言路且應詔陳言中無它
臣等備員大臣贊大計不協罪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事兩釋時　上憑怒甚非原吉引咎識大體衆
罪且莫測矣時大都新建轉漕難原吉薦平江伯
瑄才使治漕薦長史周忱才陞侍郎巡撫已又從
中贊聽所請以濟國靖難初瑄嘗爲飛語危之不
計也交阯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乃獨封尤
功餘須資有差當是時天下洶洶苦擊胡事南夷

而 上欲盡滅胡又內恚多羣臣莫敢諫原吉曰我受國恩厚不可以不諫約尚書方賓與俱入叩頭言頻年師數動不可以出師又 聖體違和况風沙苦幸自愛 上怒斥轉餉古北口切責賓賓懼自經死 上愈益怒籍其家而尚書呂震言原吉柔奸意傾之 上怒命錦衣衛械以來原吉方起廠儲使者至追就逮原吉曰竢畢此卽行不然恐侵盜爲國費死吾安之不以累公也及至 上召問征虜事對如初歷言古明聖不勤遠畧之意命繫內官監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布衣瓦器

上感動命中使自以其意問之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也豈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露雷無非教何敢怨　上聞意大解然猶須繫之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乃竟崩訃至　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具告以凶問原吉伏地哭不能興　太子即欲召原吉出視事原吉曰臣先帝罪人今未聞遺詔何敢出　皇太子即獄中賜御膳咨國事原吉曰今東南民力困於糧饟戎伍疲於歲漕宜幸南京少蘇民　太子大稱善及即位遷部尚書進少保太子少傅三俸並支

辭不許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緜衍愆糾繆章期轉拂語具 帝紀中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屬令和勅禁鑾割鞭背連坐刑皆原吉密議聞李時勉廷諍發 上隱 上大恚欲深罪原吉曰時勉小臣言即過豈能損 聖德幸下法司議徐罪之未晚也未幾 仁宗崩章皇帝方監國南京諸大議皆原吉豫定監國至即位時時召咨大計或時袖小帖手付之且覆上中秘莫得聞漢庶人反以誅原吉爲首名賚親征平之語具封建中師還賜賚甚厚賜範金銀章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皆褒語云巳輟部務論道左右五年卒
遣禮部尚書諭祭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
篤孝友與人交久而能敬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
怨惡心器量靜深闊廓人不見涯涘悃愊無矯飾
不務以悅人而識不識見謂為長者永樂中西域
僧號法王者來　上甚寵欲親詣郊勞原吉曰彼
慕化來宜示以君臣之禮　上如是下必有甚幸
上無自輕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
王臣雖微加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辱
天子大臣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欲效韓愈耶時

天子數御便殿及闕門時召對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沈機密勿泯然無迹而天下陰受其賜其理財賦必酌大體畧煩碎而主於體國靖民在部時吏捧精微章爲墨汚怖欲死肉袒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至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颺急汚精微文書敢請其死　上命易之而罷從吏有汚其織金賜衣者懼甚曰汚可浣何懼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是一時卿大夫雅量推第一嘗與同列夜飲歸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

情行其忠敬如此居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人以爲王子明韓稚圭之度云

蹇忠定公義字宜之蜀巴縣人初名瑢洪武中爲中書舍人奏事稱 上意 上喜問之曰若豈蹇叔之後乎義頓首謝不敢 上喜其篤實書義字手賜之易名滿三載考吏部奏當調命滿九載考毋調朕且大用義朝夕左右掌機宜文字敬愼久愈虔建文初 天子知 太祖欲重用超授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代張紞爲尚書時制下法令非洪武中舊者悉革去義從容爲 上言鑒成

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貴在適時變便民耳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所爲因革者　上以義忠實從其言小人有因譖其不忘建文君者斥不聽二年立　皇太子兼詹事　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諭意　上廵北京命佐　皇太子監國惟諸王及遠夷奏請傳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內贊宸謨外康庶品不動聲色而中外晏然九年與夏尚書同九載滿考賜宴勅獎諭初建北京三殿災勅廵應天諸郡問民所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大吏義以國家多事苟

盡法繩下人不勝獨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兵民利弊當興革者輒具奏行事已還部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須繫尋釋　仁宗卽位進少保歷進少傅少師又製褰忠貞印以賜宣德政議一屬諸舊人如　仁宗之初已乃輟部務論道賜銀章曰忠厚寬弘云義重厚事不敢專斷承顧問常持兩端聽　上决然忠實無他腸楊學士士奇於　仁宗前質言義過慮義徐應曰事慮不熟有後憂上笑曰義士奇言皆是宣德中擇人使交阯義薦伏伯安　宣宗顧夏曰原吉謂

何夏對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它羣臣不及實可
遣　上問士奇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使
且辱國不可遣義答然退乃終不以二人爲異已
而怒顧中服之也七年令有司治第八年一品九
載滿賜宴禮部裕陵即位齋宿寢疾五日而卒年
七十三歲沈深質實敦孝友有儒度未嘗一語傷
物至議典法亦未嘗苟含容歷事六朝官冢宰十五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取士任官後浮華而先
淳朴尤慎郡守之選以爲治本考察明恕不縱不
苛故其時士風吏治率厖厚烝烝民庶乂殖寒夏

三楊之力也稗史臣曰天之右人國也必有敦龎壽俊之臣焉斷斷篤醇措天下於乂康夏忠靖屬國時功奠社稷擇被蒸民乃如山如河更險夷一節也茹納調劑與蹇忠定同功故是時天下稱大臣曰蹇夏或以沈默爲蹇尚書病然矯亢爲名高去治象逈遠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楊文貞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而孤邑人羅性實子之七歲母陳夫人語知楊本姓也泫然泣於別室立土磚爲位祀楊氏旦夕謁拜父之性知之命復姓而具告稍長益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子弟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

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弱冠游章貢章貢儒者重之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大重之咨以政輙導以仁恕邑重囚寃力爲言得解因間懐金爲謝若不預聞也者而斥之去游楚楚中人鄉慕之郡縣舉爲學官不就建文初授教職會修高祖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部尚書張紞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士解楊諸公以機敏承眷顧士奇獨以重愼事未嘗以賢智先人

議大政審衆長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藴籍上益愛信二年兼左中允　上巡北京輔　監國日爲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學於士奇特親　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所著大學衍義尤有益理道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　太子即取觀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也遂鋟刻賜諸　皇孫一太子問詩法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南薰解阜之詞唐虞君臣之志也三百篇雅頌商周君臣之志也漢大風歌唐雪耻百王之作所尚者霸力已

非王道漢武秋風詞則志靡而音哀至隋煬帝陳後主志淫詞靡則後王永鑒也臣愚以爲殿下明經講道之暇惟兩漢詔令於治道有益亦深醇可觀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能詩否士奇曰儒固能詩然儒之品有三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有詞章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不學也　皇太子悅諸廣德將導類如此居久之　上頗不理於　皇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　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但殿下天資高過

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皇
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爲二王所深構宮僚
咸得罪士奇危心深慮兩頌繫詔獄 上終眷士
奇卒以安遷翰學左春坊大學士而 太子於士
奇愈益親 昭皇帝即位立陞禮部侍郎華盖殿
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尚書曰新華
盖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寬
恤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
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爲立減十五有誦海內治
者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

言治平乎頗留意賜畿內田四十畝固辭請以業
貧民加少保兵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
上倚大臣蹇夏及士奇最重賜繩愆糾繆銀章冀
匡弼諸大臣未有言而士奇密疏論事力　上每
舉士奇風勵諸大臣嘗論與兵尚書李慶禮尚書
呂震忤　上輙從士奇言又憐其孤立爲曲調劑
和輯之蓋近古未有也　宣廟即位扈伐漢議安
趙全親親恩頗忤旨已益親毗大者齋宮議赦令
決棄交南皆社稷大慮諸具　二聖紀中　上嘗
與士奇語科舉取士之弊士奇曰科舉須兼取南

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才大器多
北產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
者　上曰然然且柰何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
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郎文藝無求全將北士
進矣　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
爲著令一日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巳
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
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帝北征
典兵以故接諸將令閣臣知邊將才否詣邊阨塞
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

事不足過　上笑曰朕初即位時榮數數短卿卿
顧爲之地耶頓首而對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
陛下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士奇故
南人而持議本大公進北士論趙事時爲文敏所
沮短終力爲保護之蓋其度也廣東布政徐奇以
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得其條餽遺姓
名以進者　上見中獨無士奇名大善之召造膝
問故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時與翰林六科比舍
居相往來於臣亦然奇擢任衆作詩文贈之適臣
病未作故無名耳　上曰卿爾時不病亦賦詩否

對曰必賦賦詩則单目亦必有臣名　上曰彼遺諸大臣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臣饋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立而然　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单目内所餽遺不過藤簟蘇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非有他也　上釋然取单目立焚之　上頗好微行而遇士奇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報范太監來比迎　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身而擾擾塵埃昏昧中如此　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

乃去士奇頓首跽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慎爲意外防明日　上遣太監弘問　上臨幸何不謝士奇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又遣問令天下平寧卽微行何憂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雖弘豈能徧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伺閒竊發事難言之矣後旬餘錦衣衛獲一盜嘗殺人詔捕急遂私結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伏道傍林莽中爲亂具以聞　上乃笑曰士奇言不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曰愛朕莫如卿先是大臣有導　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內郡守聽

三品以上官薦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文貞

建白也及　英宗以冲年嗣位　昭皇后倚士奇

任之而士奇請開經筵簡侍從以涵養　聖德請

屯田以省饋運加少師　正統初災變頻仍上下

交省觸遭慎獄休養生民嚴覈百司推進才傑諸

可啟沃聖學弼成治化者恒汲汲身任之故是時

公卿藩臬號稱得人　上高拱九重不事游倖南

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士奇等

稍自斂戢諸具帝紀中常引年求去弗允請益力

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九年子稷以罪獄死士

奇怏怏自恨巳遂病　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酒饌竟不起時年八十矣　上輟朝哀悼遣禮尚書諭祭贈太師謚文貞次子稙以廕官尚寶丞上俾從諸老後入中禁士奇心術正大論事先大體常扶君子抑小人然未嘗求備居恒言人君以愛民爲事天之實人臣以薦賢爲敬君之實又言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晚以三孤還鄉待故所父事者劉氏隆篤有加禮秉禮執虛不自滿假盖壯老一心云

楊文敏公榮字勉仁閩建安人靖難後以編修召與

七臣者同入閣年最少最警敏　上爲更名榮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閣臣諸閣臣咸歸第惟榮在
出江西藩省奏牘示之言吉安民有嘯聚者已復
業盖朝廷初遣巡撫已又遣都督觀往巡視曰即
不下宜加兵及奏至　上喜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勑褒觀榮讀奏訖曰計發奏時觀尚在中途觀不
得論功上曰善已遇榮益親陞侍講立太子兼太
子諭德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略甘肅邊七年虜脫
脫不花來歸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略十年守
臣言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以榮曉

兵命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討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地險阨乏水草餉道艱又天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輙用兵小醜不足患當自歸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歸陞翰林學士時　上甚信任榮諸巡行輙從而諸大臣忌榮直欲疏之適國子闕祭酒共推榮　上不許曰李何不令在朕左右榮望諸大臣忌巳乃益發府部院諸弊事密疏上上持草不下務輯和諸大臣進文淵閣大學士時兵衛伍缺補或言建文中江西所募集民兵可調也榮曰　皇上命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

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事遂寢二十一年虜西征駐
宣府虜酋請納款衆懼莫敢任榮請往受降而還
浙江守臣言閩浙麗水政和二界中盜聚嘯爲暴
請兩都司合兵勦榮曰不可愚民苦有司暴不得
已而嘯聚勦則毒民民益衆聚不可解願遣一勅
使撫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以無事時　上英
武羣臣奏對少稱旨而獨愛榮才凡密畫必與當
上怒不可嘗而榮至一言卽霽威毋征行必從二十
二年扈北征中道軍乏與榮請令軍中相假貸入
塞官償率一而償三且遣使宣諭虜令自新乃班

師　上還抵榆木川而崩諸倉卒所經綜咸倚焉
仁宗即位陞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支三俸宣德初漢
庶人反贊親征黎利反贊棄交阯從　上出巡邊
贊大擒獲具帝紀及四夷考中正統初與西楊並
進少師五年許展墓道卒贈太師謚文敏世建寧
都指揮使榮闓朗果毅能謀善斷總修四朝實錄
受　三聖顧命屢從出塞羈靮萬里遇事直前不
疑於行善隨機制變而端重不撓勤於職事盛寒
暑及小疾未嘗少怠內行修謹家故豐又厚祿能
賑施窮阨無問疎戚貴賤小大咸歸心焉

楊文定公溥楚石首人事建文帝爲編修靖難後事
東宮爲洗馬　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賢也溥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寛仁亦未得行其志文帝守
成甚盛德主也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皇太子
大悅會東宮爲漢趙二王所危搆宮僚大臣下詔
獄相繼死溥及學士淮一繫十年家人供食數絶
又　上命叵測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業至此今讀書何爲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奈何
輙自棄乎經史子讀之數周　長陵崩進太常卿
掌弘文閣宣德中陞禮尚書兼學士正統初進少

傅武英殿大學士絲綸經制多出其手自以為在
獄十年之功溥夙禀淳質不尚機警崇忠厚尚正
直議政決疑與大臣爭可否能舍巳從人無係吝
時天下稱三楊三楊者文貞以江西稱西楊文敏
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文定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先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
十一年文定卒而十四年有土木之禍

稗史氏曰予讀楊文貞公文如揖耆宿老儒造次
立談必於道而儀度儼雅可敬也史記其語曰天
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大哉相言

諸調劑輔拂功秉道守一歸主於爲德爲民有以耳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文武惟其用文定安貞履節故參合而成名天下咸頌言三楊三楊諸所善者多也

解學士縉者江西吉水人也字大紳少穎有異才洪武中舉進士入中書爲吉士　上愛其少俊召日侍左右被寵愛殊特嘗寓大庖西室召諭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當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者告朕無有所隱縉立草封事萬餘言以進其畧曰臣聞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乎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大宗者以爲錄前後諫章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即令有之亦足垂示奕世臣主同休而何名爲罪哉停婚什碑臣竊謂太宗怒非所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故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其所爲感　恩服義懇切爲言者獨願　陛

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中原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前代所謂膠固而不可得理者皆消融底定處之有法不邇聲色不貨殖利諸皆遠過於唐宋而何遜避於唐虞亦願　陛下加之意而已夫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而百事隳帝德罔愆則帝志熈而天工時亮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矣而所以畏民者尚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强暴矣而所以治心者尚未至也其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餘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御民御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畏民爲畏天之本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治心爲治國之原也　陛下誠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若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一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内常如郊祀

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爲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
哀樂一聽乎天理遠近上下一視而同仁則所謂
以天地爲一體以中國爲一人亦何遠之有哉易
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矣令出惟行也不宜
於速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
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陛下常教
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賢智如昔之人
而盡皆不才也哉又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

懼之臣竊伏以爲大哉　王言其蔑以加矣然自
國初以至于今無數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
人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詔
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終始
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用不測
之恩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良由　陛下克伐怨
欲聖性所無而天資素嚴或稍卞急第誠信之少
間卽用刑之太繁毋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
故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以善未必蒙
福惡未必蒙禍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

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賞
而爲惡者里族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法
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而又何取夫義節
哉此化原所由也臣見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
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
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而
何暇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而何能有諫諍之
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曷嘗
眞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如舜
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者哉固知　陛下輕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之無以塞　上意也然譏乎
實難禍慾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
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反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
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于親友悠悠有心誰肯
捨父母妻子之愛而批　龍鱗犯　天怒者哉且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
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下僚
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並布於朝省椎埋獷悍之
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

右綰符組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恍恂有德故賢人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指廉潔受刑爲飾辭里諺曰居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傷廉潔之被刑也童謠曰髯膀官人沒商量病貪婪之苟恣也故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靡當用刑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之任爲喜怒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有紀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徒嚴訓告之方未備長幼之民至

掉臂而不相揖此非細故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
禮睦鄰之法如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
之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率先勸行序禮講
學有地有時蓋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庶磨
之有漸而行之有成者如影之隨形也豈可視爲
迂濶而以爲不切於當今之急務哉　陛下天資
至高暗合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固知　洞
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
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
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

患害　聖躬康寧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固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動衆以神仙爲効而謂有某神某僊享祐國家也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時已焚毀屢求屢得真僞莫明政使尚存亦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而以興師動衆爲也周公之時未聞有神仙符應而古今享國久長莫過於周則神仙恍惚誕謾初何足稽也哉且夫地有盛衰物有豐歉而商稅之征率有定額其或盈也則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也則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荒絲

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復稅於所過之津是何奪民之利壹如此其害也矧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充役辦完而役在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重何里胥丈量之病民一如此其極也今欲拯其困弊必先探其本原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制積之以漸行之以久古所謂餘九年之食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神煞事甚無謂孤虚宜忌亦且不經天德月德之云東行西行之論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逆順犯從七政之齊殆謂此耳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正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寵居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隷是致宋儒之徒蕩無廉耻

之節下氣怡色擎跽曲拳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言無倫紀惟　陛下垂鑒時蹠草菅援筆立就　上覽之大喜曰奇才奇才而大臣皆忌縉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時時敢直言已代王國用草諫書論韓國公寃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抵其奸狀泰切齒恨衆巧詆之　上慮縉年少將爲衆所傾召縉父入諭之曰天生才甚難大器必

□所著眞以而予歸益進學召縉至便殿慰諭賜鏹而遣之曰爾歸其盡心古人後十年大用爾未晩也蓋愛護玉成如此縉家居八年　大祖崩縉感　上恩厚詣闕臨喪者言縉奔喪非詔旨有覬望謫河州衛吏尋召入待詔翰林　文皇帝即位召翰林臣入內閣而縉特首召進左春坊大學士造膝密謨最倚信大者議定儲有社稷功語具帝紀中尋以讒構下獄死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事直言風生電發而敦孝友重行義篤於故舊遇人有憂患疾苦輒深隱于心襟宇濶畧不屑意細

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
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泛終不變早遇主受知名動
天下晩罹讒毒中道夭閼天下皆惜其不盡用云
縉剄挺無回忌居恒言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嘗入朝有内竪怙横於左順門詈人縉正色叱之
竪歛首退乃同官以職事見譴讓則引爲已過保
護之永樂中　上手筆所信任大臣者十人名命
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縉具以質對於尚
書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原吉曰有德有
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

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倫曰䟽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旣奏上授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縉旣獄死仁宗出所䟽示學士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蓋

爲上追念如此永樂初召直文淵閣者士奇榮黃
淮胡廣金幼孜胡儼與縉凡七人惟儼出爲國子
祭酒餘皆至公孤官
金文靖幼孜臨江新淦人簡易沈默不伐善務爲名以
檢討直內閣以文淵閣大學士數扈從征交開平
以訛言力請班師　上崩東楊南計留軍中護喪
以禮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事　仁宗賛政會讞獄
以律例平反冤　章皇帝征遼度雞鳴山　上日
前代惟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後
悔是役故建憫忠閣　上默然爲旋師病革不啓

身後恩

胡文穆公廣廬陵人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建文中擢進士第一更名靖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入內閣預機密復名廣　上諒其朴厚信待亞於東陽奔母喪還與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成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如故再扈北征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廣以時多故力言其非禮徒糜費事得寢奔母喪還朝　上問民疾苦廣頓首曰百姓頗安給獨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扳連善良坐誣者苦耳　上立命罷追詰者廣於禁廷應對愼密

不溍又操履清謹寡交游崇儉素故愈久而與言
不行卒贈禮尚書謚文穆官其子一人曰穜爲翰
林檢討昭皇帝即位念廣於　上左右有擁護功
贈太師
黃文簡淮浙永嘉人永樂初以中舍人侍與解學士
首親幸備顧問無時進編修直內閣立東宮陞右
春坊大學士太孫立又兼輔太孫時黨獄大起南
人嘗避北官者奏編伍淮言近有勅征討官與舊
官事一體並宥今追罪南人非勅意事得解　上
欲刻大寶法王印賜西僧璞過大淮言朝廷賜外

夷勅用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乃大於二寶將夷
人不知謂法王尊於朝廷　上從其言議定儲議
解虜酋結諸部約皆大者語具帝紀中上北征扈
監國長沙妖人李法良反　皇太子遣豐城侯彬
往討之漢庶人欲師無功設疑間諮沮淮以彬老
將能必任無疑且兵貴神速宜亟遣已果擒法良
再狩再居守以漢庶人讒間逮詔獄十年於獄中
有省愆自省二編仁宗嗣位進少保戶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預機密如故　獻陵大漸　太子在南
京未至淮虞漢有卒禍憂危至嘔血漢庶人反佐

監國直宿中禁迄班師始還第二年秋請老已來
朝賜遊西苑與勲舊師保尚書十一人者偕命肩
輿登萬歲山比辭又宴太液池　上眷甚謂之曰
明年朕生日卿復來如期至宴勞有加禮　章皇
帝崩淮入臨留逾月歸方漢隙搆時縉獄死西楊
東陽及文簡並處圜土後二楊顯而淮以好毀短
不理於同列家食餘二十年乃卒年八十三謚文
簡正統中王振益稍專娟三楊秉鈞久間之言今
朝廷事獨勤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勩瘁矣後
事當何歸文貞知振意所屬慨然曰老臣當盡瘁

一死報國耳文敏知振意不可回乃言曰公毋爲此言吾輩衰殘卽効力無幾當引援諸年少賢俊者報國恩振喜曰先生言是宜具名進文貞退尤文敏嘆振計中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能但已乎一日出片紙署數人者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不如及今援汲後賢與共事庶氣脉少長也於是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數人皆次第擢用鼐直隸寧晉人幼事繼母孝爲人疏俊明偉內剛外和才量出人以鄉舉授代州訓導不樂願得一繁劇官自効改泰和典史能益力問學部工匠

入京廟就禮部試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用楊文定薦入經筵尋入閣與政東楊沒閣議大事皆推決於胥後沒於土木之難

稗史臣曰天祚我有 明之命俾 仁 宣二祖繩繩明德弗替也亦二三臣並著其精誠解公灼微指 神孫悟主宗伯悃款保聖子輸忠均社稷謨哉鄭尚書曰黃公貺縲絏不一二年遂屏迹丘園尤不免娟姍者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覊靮諸獻替弘多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終